

黑白键上弹的什么调调

翩翩钢琴王子与嫖娼，这两个词组的搭配概率极小，但却连在了一起。

李云迪出这种事令人感叹，人们很难想象本该穿着黑色礼服的俊俏身子突然被行政拘留。他18岁出道即巅峰，拿到肖邦大赛金奖后顺风顺水，只是进入名利场后他更多选择了走娱乐的道路，原来的初心渐行渐远。这些年他最被人诟病的也是打着国际钢琴家的旗号，做的却是娱乐明星的项目，其中发生最著名的事件有为了参加黄晓明的婚礼居然缺席了两天肖邦钢琴比赛的评审；津津乐道炒作各种节目；更多的是热衷于参加各种娱乐节目，无论脱口秀艺人秀，还是美食与游戏类的，都来者不拒乐不思蜀，出事的当下李云迪正在录制《披荆斩棘的哥哥》，现在看来“披荆斩棘”的人生阅历被他提前按揭了。而同时他的钢琴家演奏水准的退步也明目张胆，其中2015年在韩国的音乐会演奏成名曲《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时竟然出现了中

断的“耻辱性”事件！他的恩师但昭义为此痛心地说，“荣誉不是自己的，肖邦比赛请他是以代表中国的名义（费用也是政府资助的），到韩国演出也是冠以中国钢琴家的名义，他应该懂得爱国家，爱音乐，懂得如何自尊自爱”。并规劝他的弟子“先做人，再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在娱乐圈做到洁身自好的难度系数显然比在艺术圈要高很多，这两年翻车的娱乐明星“层出不穷”，有逃税漏税的，有吸毒的，有伪造学历的，也有道德层面的……相对来说艺术家的命运更依赖于天赋和性格，生活和艺术轨迹也更有秩序，艺术生命老而弥坚。很遗憾，这些年不少年轻有为的艺术家，被各种资本和娱乐场诱惑和裹挟，纷纷下水混迹娱乐江湖并乐此不疲，不明白江湖的险恶远远超过他们单纯的认知，自以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丧失了自律也忘了初心，由此也让大众失去了对他们原有的尊敬和期待。对于人生来说，黑白戒律是做人基本准则和底线，当官就不要想着发财，追求艺术境界就要甘于寂寞，成了明星更要远离黄赌毒。对于钢琴家来说，黑白琴键就是一种信仰。鲁宾斯坦说，“大师，其实就是每天练琴的学生”。

1982年10月李希出生于重庆大渡口区，3岁时父母为他改名李希熙，5岁时爷爷说还是叫李云迪吧，云是他家祖籍在云南，迪，则有开导、启发、行走之……而他行走了39年，给人很多开导与启发。不过他似乎又一次要被“改名”，这次给他改名的社会大众。

探亲勿忘本心

在外打工，回乡探亲时，多年不见的发小、同学、朋友，都会邀请去会餐，酒足饭饱之后，还要一展歌喉，要到半夜才回家。有的人甚至是在探亲的几天里，天天如此。可他们的本心，是要回家和亲人团聚的。

这让我想起了许世友将军探亲的往事。1957年冬，许世友将军回乡探望母亲。他预先没有告诉母亲，为的是给老人一个惊喜。将军在家三天两夜，足不出户，始终守候在母亲身旁，服侍老人。他说，我当再大的官，也是娘的儿。

探亲的本质就是享受天伦之乐，为爸爸捶捶背，为妈妈洗洗碗，说说家常话，唠唠儿时糗事，岂不乐乎？故乡有孩童的回忆，有懵懂的青春，有几时的玩伴，更有血浓于水的亲情。

游子哪怕踏遍千山万水，故乡都在心中，更要将父母放在心上，如果连探亲的时间都用于朋友同学而冷落了父母亲人，那不是有违探亲的本心了吗？

“大家静一静，注意了！明朝一早便开始割稻了……”

那天，生产队长提前到了会场，看各家各户差不多都到了，我班的老师同学也都到齐了，于是大声宣布开会，直接讲解此次“双抢”各项注意事项。

我们是按照当年政策“中学生毕业前要完成半年学农、半年学工任务”的规定，由学校老师带领，集体来到嘉定各生产大队，我们班级被分在张家生产队。

经过一段时间勤奋又较真地参与田里各项粗细农活的劳动锤炼，几位高大健硕的男生女生很快就成了被队里社员欢迎、班级师生大有好感的优秀“壮劳力”，这里头有我。

开镰收稻前动员大会上，生产队长明确要求老师学生与生产队农户的出工时间、割稻任务、休息时段保持一致，所以

“宴坐峰前冲雨急，黄岩县里借舟迟。百年痴黠不相补，万事悲欢岂可期。莽莽沧波兼宿雾，纷纷白鹭落山陂。只应江海凄凉地，欠我临风一赋诗。”这首《自黄岩县舟行入台州》七律，相传为陈与义陪驾宋高宗避海台州时所作。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居士，洛阳人，是两宋之交的杰出诗人。政和三年及第入仕，早年踞鄠京洛，担任低职官吏。宣和年间，以五首《墨梅》诗受到徽宗赏识而连续擢升，旋又卷入酷烈党争，谪贬陈留。靖康难起，他避乱南奔，辗转于襄汉湖湘之间。高宗南渡后重受征召，累官至参知政事。

早在洛下之时，陈与义即有“诗俊”之称，诗风清峭幽丽，多闲情逸致，流连光景之作。建炎以后，陈与义避地湖峽，行路万里，诗益清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其南渡后的诗作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为宋诗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陈与义的诗作有个特别之处，就是偏好摹写雨景。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两代的五言和七言律诗，卷十七共收录写雨诗135首，其中陈与义的雨诗入选达26首之多，超过了杜甫的24首，居唐宋诗之冠。称陈与义为诗史上的“雨神”，应是实至名归。他平生最得意的“开门知有雨，老树半湿身”（《休日早起》）二句，洗尽浮华，寓意趣于平淡，



夜光杯

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这篇文章写得疙疙瘩瘩，不知在写什么，令人不忍卒读。”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不忍心读完写得很差的文章”，然而这是不通的。可以想象作者其实想表达的是“不能读完写得很差的文章”意思吧，那就另有与之相配的词可供选用。

难道还有什么文章是不忍心读完的吗？有的，那些读来能使人过分悲伤的文章，比如充满伤感、沉痛气息的悼文、檄文、纪念文之类。清朝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上卷》：“闻督何公小宋，挽其夫人一联，一字一泪，如泣如诉，令人不忍卒读。”

如果想表达因文字或内容比较差劲而妨碍正常阅读乃至“读不下去”的意思，最好避免用“不忍”，用“不堪卒读”或者“不能卒读”是合适的。

的稻田里，闻着稻香，跟着大人们开镰啦。

割稻其实是力气活+技术活+农具得心应手。我们不懂行，但人小胆大“心凶”，每个同学都拿着自己“师傅”家一早浸泡磨好的镰刀，闷头躬身弯腰，

收稻

贴地半圆挥镰，不时偷瞄左右，脚迈使劲超赶。

说真的，当每天右手持镰齐刷刷收获稻子、左手拢握平整整码放身后、捆扎堆叠一摞摞铺满田埂、偶而抬身气喘喘欣赏业绩，再看见人来人往挑着运着我们收下的稻子送去打谷场……此情此景让小小大人的我们成就感爆棚，好几人竟热泪盈眶，这里头有我。

当然，那句“苦其心志，劳

夜光杯

雨神过黄岩

松庐

写的正是秋雨。陈与义以诗名世，南宋时即极受推崇，杨万里誉其“诗宗已上少陵坛”，他的词作不多，冥搜静觅，仅得一卷《无住词》收词十八首，却是吐言天拔、古雅顿挫，阙阙可咏、字字可爱。一阙《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堪列宋词名篇。为高宗激赏的陈诗名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既有陈与义偏爱的雨声，又再次出现“二月花神”杏花。看来，除了喜雨外，陈与义还喜欢早春杏花的散淡空灵。晚清陈衍《宋诗精华录》在比较此句与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后，点评陈诗“视放翁之杏花，气韵偏于远矣”。

关于这首《自黄岩县舟行入台州》，当地长期流传的陈与义陪驾赋诗一说，源于《赤城续志》与《方輿览胜》记载陈与义“建炎中避地临海”的只言片语，实则与史不符。

高宗历尽艰辛登陆明州，再到越州，认为“绍祚中兴”，遂将建炎五年改元为绍兴元年，行朝暂驻的越州也因此改名绍兴。据考陈与义改谱，绍兴元年春出贺溪，作《舟行遣兴》：“会稽尚隔三千里，临贺初盘一百滩。”时

不忍卒读

龙聿生

应召赴古名会稽的越州。接下来溯康州，过封州，至广州，度庾岭，历漳州。“我欲寻诗宽久旅，桃花落尽春无所。渺渺篮舆穿翠楚。悠然处，高林忽送黄鹂语。”（《渔家傲·福建道中》）此刻，朝廷所在的浙江就在前方，诗人的心情无疑是欢愉的。由闽入浙时，陈与义作《泛舟入前仓》：“尽行江左路，初过浙东村。春去花无迹，潮归岸有痕。”（《嘉庆一统志》载：“前仓镇在平阳县南二十里，亦名钱仓”。

到达温州已是春逝入夏，陈与义乘兴游览乐清雁荡山，留下《题大龙湫》《雨中宿云峰寺》诸诗。前诗“宴坐峰前冲雨急”中的“宴坐峰”，即为雁荡峰名。

由雁荡至黄岩，古来就有台温古驿道通行。这一路山水相伴，风光奇秀，陈诗中“纷纷白鹭落山陂”的景象经历千年今仍得见。距离陈与义过此地二十六年，祖籍黄岩宁溪、家住乐清四都梅溪的王十朋赴临安应召，高中状元，走的也是这条古道。在翻越盘山岭时，

前几天，临睡前突然在手机里刷到一男一女深情合唱《厦门亲像一首歌》，地道的闽南话、美妙的旋律、明快的歌词瞬间吸引了我。伴着歌声，欣赏着美丽的厦门，当看到鼓浪屿历史街区熟悉的画面，我立刻想起几年前考察时曾两次踏上鼓浪屿。真想念那里的美食、老街和万国建筑博览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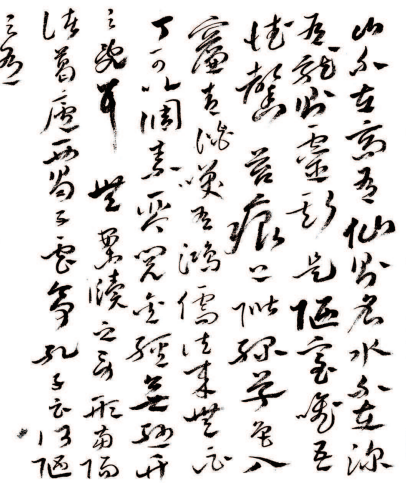
思绪回到30多年前。读中学时听老师讲过鼓浪屿，当时只知鼓浪屿被誉为“琴岛”，是音乐家的摇篮。前几年厦门之旅让我终于乘上摆渡船，伴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踏上这座梦已久迷人的小岛。我快步行走，像一个老练的“侦探”，仿佛要探秘岛上每一幢历史建筑的细节。那天我考察了著名的八卦楼，如今是中国唯一的风琴博物馆；远眺号称“中国第一别墅”的黄家花园；在被称为鼓浪屿“凡尔赛宫”的杨家园喝了咖啡；仔细游览了岛上名园——“菽庄花园”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岛上保留了很多具有Art-deco（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历史建筑。

当然，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参观纪念馆时寻觅到两位鼓浪屿名人，他们居然与上海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一位就是在清华大学做过50多年体育教师的马约翰，他年轻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和田径

其筋骨”的意思我有了些体验，“热极、渴极、饿极、累极”的滋味我也有了些心得。开镰后没几天，误杀少年蚱蚱动了脚，我的镰刀显伤了自己右脚踝，局部划裂一口子溢血不止，愣是没吭声！麻利地掏出手帕包扎妥（从前人人用手帕）继续挥镰赶工。

晌午。队里阿婆阿公会提壶挎篮到

田头给家人们送水送饭；我班炊事组同学也会挑担拎桶将几十个装满饭菜的“钢精”大饭盒送来田间；远处电线杆大喇叭里“嘉定县人民广播电台”这时段播放的音乐常是二胡独奏“赛马”；我就在田埂上一屁股坐下，拽下土布花头巾擦擦汗，然后边大口扒着饭菜，边大声哼着“赛马”的快节奏，稍事自在。半小时光景，就有人大声嚷嚷：开工了！



陋室铭 刘禹锡 (小草书法) 李俊

王十朋慨叹：“江山看不尽，回首隔沧浪”。

“黄岩县里借舟迟”，陈与义到达黄岩县城后，马上着手寻找舟船，溯灵江直抵台州府城。一个“迟”字，写尽渴盼早日面圣的急迫心理，而“百年痴黠不相补”句，则化用晋顾恺之“痴黠各半”的典故以自嘲。

是年夏，陈与义奔波

万里，终于赶到行在所在的越州。绍兴二年正月，随驾往临安。绍兴六年初九月，从帝幸平江（今苏州），七年三月从幸建康（今南京）。至此，陈与义也到达了仕途的顶峰。一年后，一代诗宗溘然病逝，终年四十九岁，无缘再为当年匆匆而过的黄岩临风赋新以偿诗债，而诗中感叹的“江海凄凉地”，则成为南宋的辅郡，繁华千年。

队主力。上海圣约翰大学（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年近六十的

马约翰冬天给学生上体育课时只穿一件汗衫，而很多年轻的学生都冻得瑟瑟发抖。1959年，全国第一届运动会期间，毛主席接见了时任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教授的马约翰，称赞他是“中国最健康的人”。前些天我天天观看东京奥运会比赛，中国体育健儿英姿飒爽，为国争光。可喜的是为中国拿到第一枚金牌的00后小姑娘杨倩就是清华学子。

“万婴之母”林巧稚也出生在鼓浪屿，是中国著名医学家，新中国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女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这位从鼓浪屿走出来的杰出女性，一生未婚未育，亲手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前不久逝世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就是林巧稚大夫接生的。

1921年，林巧稚20岁，生平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赴上海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招生考试，并成为那一年统招25名新生中的一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巧稚在上海衡山路9弄4号住过。每当我漫步在百年衡山路，都会在林巧稚曾经住过的建筑前凝视片刻。想起在鼓浪屿毓园（林巧稚大夫纪念馆）路边的花岗岩石板上镌刻着她的话语：“我是鼓浪屿的女儿，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故乡的大海边，那海面真辽阔，那海水真蓝、真美！”

听着歌声，寻觅到曾经从美丽的琴岛走出来的马约翰和林巧稚，通过研究这两位名人，发现厦门鼓浪屿与上海的联系。漫步一座城市，了解它的文化韵味，感受它的美。

“啥辰光能吃到新大米”。

赶紧慢赶地“收稻”结束，紧接着我们就投入了“双抢”之二：“插秧”。插秧的前一两日，我们全体师生美美地吃了几顿新大米饭！那个好吃程度……因才疏学浅，我实在想不出形容词。

明日
请看《舍不得割的西兰花》。

责编：龚建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